

國史瑣談（七）

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上次小作（編按〈國史瑣談（六）〉，請參閱《國史研究通訊》第七期），全在介紹掌故，以示與故事不同，今此文則全介紹故事，以見區別。

其一，李鴻章〈將進酒〉詩考證

早先抗日戰爭之前，有著名文家黃濬，曾著有《花隨人聖龕摭憶》，是一部談近代人物故事之書。在其書中之 233-234 頁（香港，龍門書局影印本）介紹李鴻章之一首〈將進酒〉詩，加以註解詩中所指人物。學界見到者俱加稱賞。其實黃氏常識甚淺，只是浮泛交代，不能使讀者認識周備。今願就李鴻章詩加以考證，作一些可靠之訂正。

現舉李氏之詩如下：

南豐老人應壽昌，說經舌粲蓮花香。
往往談兵驚四座，却行傷足怨迷陽。
吾宗文雅兼武略，浙東爭訟小諸葛。
佞佛仍持蘇晉齋，凌雲未解相如渴。
詩家許渾殊翩翩，苦吟欲度飯顆前。
更有王郎歌斫劍，瀉地湧出百斛泉。
滿堂豪翰濟時彥，得上龍門價不賤。
牡丹時節金帶圍，定有五色雲中見。
短主簿，髯參軍，縱橫筆陣風運斤。
為公折簡訪倪迂，添寫江樓雅集團。

黃濬熟習近代人物故事，自是名家，一部大著，廣涉清末大小故實，亦多有貢獻。惟細察其解李鴻章之將進酒詩，則有解中確

當者，有解錯者，亦實在大有疏失之疵。鄙人並非挑誤抓錯，乃在補充改正宗旨。茲約論之。

黃濬所解正確者二處，詩中句：「吾宗文雅兼武略，浙東爭訟小諸葛。」是指李元度。又句：「詩家許渾殊翩翩，苦吟欲度飯顆前。」是指許振禕。二者皆是，惟其就詩句「更有王郎歌砍劍，瀉地湧出百斛泉」，指王壬秋闖運，則完全錯誤。須知王闖運是在咸豐八年十二月前半到過曾國藩之江西建昌大營，只勾留數日即離去。實則李氏作詩之地乃是江西撫州，並在咸豐九年。當另作考證時地問題。此詩之王郎乃是指建昌太守王霞軒（名必達，字霞軒），可據《曾國藩日記》而知。

鄙人所要考證者三點，乃是最重要問題。一則李鴻章之詩作於何地。根據《合肥李氏三世遺集》書中記載，此詩作於江西撫州之晚霞樓。再加添說明，此乃曾國藩大營本部之後樓，則作詩之地可知。

二則要考證作詩之時間。根據《曾國藩日記》（湖南岳麓書社本）其書記載，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二日，曾氏要部屬及幕友在後樓飲宴作詩。此日正有建昌太守王霞軒因卸任後來撫見曾國藩。（王氏拜國藩為師，特來辭行）是以日期可以肯定無誤。

三則，李鴻章做詩，何以會採用〈將進酒〉體？據《合肥李氏三世遺集》，有李氏自註云：「滌生師即席命作，效何太守《將進酒》體。」至於何太守為誰？可據《曾國

藩日記》，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所記，是有同仁仿何廉昉（即何斌）〈將進酒〉體做詩。

以上三點考證，為基本認識。而李鴻章之詩尚有須補解者約有數處：

第一處，詩句「却行傷足怨迷陽」，乃是指曾國藩之弟國華在咸豐八年戰死之事。

第二處，詩句「短主簿，髯參軍」，短主簿是指吳子序，髯參軍是指吳坤修，坤修字竹莊，鬚髯豐長，帶兵五營，頗具威儀。

第三處，詩句「為公折簡訪倪迂，添寫江樓雅集圖」，此是用典故，「倪迂」乃指元代大畫家倪雲林。是要請此人把晚霞樓之會描畫出來。鄙人之解，當請識家指正。

其二，曾紀澤中年學英文

中國早期在清朝嘉慶下半年期以至道光年間來華教士，多能教中國幼童學習英文，乃至帶到外國就學，而幼童多出貧苦之家，受教而能自立成名者多被後人論及，若容闈、黃勝、唐建樞、吳虹玉、顏永京等，俱是教士教導而中英文俱佳之代表。可知自幼童應可中文、英文同時學習，自必能收效。其後教士在中國興學，真是培育人才不少，其功至偉，應是對中國之重大貢獻。

本文提曾紀澤之學英文，却大不相同，既在中年（其女兒已出嫁），又未從師，多靠自動自求自學。更完全不同於學童之在校之受師長身教。但竟能使之成功，在極短期間能夠作文與通信，實是特殊。茲願在此略

述其學習經過。

曾國藩在同治十一年二月病歿於江寧，時在兩江總督任上。長子曾紀澤奉靈柩回湖南湘鄉安葬，在守孝三年期中，即在家鄉試用中國語言聲韻之法讀英文不能成功，亦全不知入門途徑，蓋在向時未曾與洋人接觸，無法學習英文。

光緒初年，清廷詔命曾紀澤承襲曾國藩一等侯爵位。紀澤於光緒三年（1877）進京謝恩，並全家遷居北京。因擇居城南，與外國使館近鄰，遂得結識不少英美人士。曾紀澤有文提及此際與西人來往，陳敘簡明，頗可徵實，茲引其所作〈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〉，以供參考：

光緒丁丑秋（光緒三年），以承襲侯封來京覲謝。僑寓禁城東南，與泰西諸國之使館舍毗鄰。於是英國漢文正使梅君輝立（William Frederick Mayers）偕副使璧君利南（Byron Brenan）聞聲見訪，縱談竟日。而績學之士英國艾君約瑟（Joseph Edkins）、德君約翰（John Dudgeon，後名德貞，字子固）、美國丁君韙良（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，字冠西），亦先後得訂交焉。（據《曾紀澤遺集》，文集卷二，長沙，岳麓書社印本）

此種碑銘，務在精要簡明，如此寫出，已足徵實。

從上述曾氏所結識之英美人士，可以知道各人俱能通習中國語言。而艾約瑟及丁韙良俱能譯寫中文書，《萬國公法》早由丁韙良譯成中文，而西儒艾約瑟則將西方重要知識十六種門類譯成華文，名曰《西學述略》，亦由曾紀澤為之作序。凡此想見，曾氏來往英美人士，中文不成問題。惟再閱讀紀澤在京期間留有日記（其手書日記為臺灣學生書局景印出版八冊，而又由長沙岳麓書社鍾叔河先生將之排訂，收入《走向世界》叢書，厥功至偉），從紀澤光緒三、四、五年間，所記與西人交往已可用英文書寫，當知曾氏在此二、三年間已大力學習英文。看來並非有專門教師正規教曾氏英文，從日記中所見，紀澤在京期間應是天天自修英文，是經常閱讀英使威妥瑪所成之《自邇集》（*Colloquial Lessons and Other Works on Chinese*, By Thomas F. Wade）此書頗為曾紀澤看重，乃是其學習英文入門之書。我們據其日記所知曾氏與丁韙良通信是用英文，當梅輝立在光緒四年病死在上海，曾氏乃以英文書信慰問梅輝立之妻。

當在光緒四年七月奉太后、皇上之命出使英法，曾氏出國欲行之前在太后召問時曾表明他自己略通英文，足見其自修英文之快速進步。

曾紀澤出使英法有八年之久（光緒五年至十二年），他在英國以英文發表〈中國先睡後醒論〉，被華人顏永京譯成中文，但未收入曾氏文集。

其三，孫中山的曠世名言

中國史乘長久，文化道藝繁富多樣，而聖賢英豪，代有其人，傳衍不絕。而開創世局英雄造時勢者，自是最為難得。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。司馬遷曾論及之，良有以也。

20世紀80年代以來，討論孫中山者形成學界共趨潮流，無論臺灣、香港、大陸，凡召開大型學術研討會，超過百次以上。莫不以孫中山為中心，凡關倫敦蒙難、中山思想、知識分子革命、中華民國肇建，分別為各研討會主題，所刊布專書、論集，累千百計。一代史乘，足備後人觀覽。

世人共喻，孫中山是創造共和國之偉人，與歷代革命不同，是以文字論說倡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。鄙人命之為「知識分子革命」（曾有專文論之）。

孫中山自1896年倫敦蒙難後開始以至1911年之辛亥革命成功，其間十六年長期奔走革命，只用論說宣傳，遍歷三洲（亞洲、美洲、歐洲）兩洋，手無寸柄，席無寸土，囊無寸金，屢受洋人鄙視、日本警察驅趕喝斥，包羞忍恥，只為革命大業犧牲，似此十六年長期忍辱負重，飽凌風濤，其堅毅偉大節操，四千年史上無有其匹。我輩不能不承認其人格之偉大。

今時孫中山之研究已大明於世，在此短文中一個項目，豈能大做文章。因就一般常識，略提孫氏生平可以傳世之一些精要名言，奉請同道指教補充。試展述如次：

第一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

孫氏十六年奔走革命，那會有甚麼順境，遭受碰壁委屈，全靠勇毅堅忍克服。立身行事，不能不說出這樣結語，表達心聲。

第二，寧願天下人負我，不願我負天下人

在此應直引舉孫氏在平日論喻古今中外聖賢英雄之學誼操守。孫中山說：「寧願天下人負我，不願我負天下人。天下人可以欺偽成功，我寧願以不欺偽失敗。予讀中外史冊，凡聖賢英雄，皆以誠率成功，及身不成功者，而成功必在身後。吾人有千秋之業，不在一時獲得之功名榮辱也。」（據《國父全集》補編，頁243）

看孫氏之自省，正能見出政治領袖之偉人稟賦。

第三，迎頭趕上

孫氏此語出自其民族主義第六講。他向國人要約，要能快速趕上外國之富強。有云：「我們要學外國，是要迎頭趕上去，不要向後跟着他。譬如學科學，迎頭趕上去，更可以減少兩百年的光陰。」（據《三民主義》，民族主義第六講）

看看後日我們的中國科學家，能夠發射人造衛星，能夠探索月球，正可見出孫氏之先見，是趕上外國科學水準的證明。

第四，治國如建房屋

孫中山論治國，遠追古人，近抒新說，表現識通中外，而借喻一般常識，真可傳世不朽。孫氏舉其喻說：「昔陳平以宰肉喻宰

天下，今請以建屋喻建國可乎？中西人建屋有一大異之點，可於其舉行之典禮見之。國人築屋先上樑，西人築屋先立礎。上樑者，注目於最高之處；立礎者，注目於最低之地。注目處不同，其致用自異。吾人作事，尚向最上處立志，但必以最低處為基礎。最低之處，即所謂根本也。國之本何在乎？古語曰：民為邦本。故建設必自人民始。」（據《國父全集》第二冊，頁 353-354。）

孫氏比喻之言，真可不朽。向上古可以與老子所謂：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」有同功之妙。

第五，孫中山論帝國主義

這一小題，最能表現孫氏中國學問之廣博深厚，對於當前帝國主義解說之根本旨趣。在此須作兩層交代，應舉孫氏在民族主義第四講所作之簡明申述：

歐戰之前，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。甚麼是帝國主義呢？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，即中國所謂「勤遠略」。這種侵略政策，現在名為帝國主義。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，所以常常發生戰爭。（據《三民主義》民族主義第四講）

《三民主義》一書，學界政界多人常讀，由於不用心者眾，往往忽略跳過一個重要詞句，就是孫氏所指：「中國所謂勤遠略」。太重要了，尤其見出中山學問深厚堅實，能

指出：「勤遠略」三字。一代碩學名家亦未嘗提到這三字，更不會聯想到乃是帝國主義。這就分出中西兩層不同知識，僅止孫中山能夠會通。

再進一層看，孫氏說到中國自古以來沒有帝國主義思想。蓋中國文化重王道反霸道，不會侵略他國，更就古人王道宗旨是：「聖王耀德而不觀兵，安撫天下而不勤遠略。」要說到中國不侵他國有何史證？孫氏舉紀元前一世紀，西漢皇帝元帝時的棄珠崖之詔，珠崖即海南島。原在南越王趙氏所收入版圖，漢武帝時收服南越，俱為漢世南方領土，及至元帝時就下詔放棄珠崖。中山舉此為證，經鄙人查證《漢書》，在〈地理志〉最後頁，叙及珠崖時有暴亂，而元帝即放棄珠崖領土，由其自治。〈地理志〉只有一句話提到元帝，稍不注意，就會跳過忽略。孫中山能看到此段歷史遠勝過當代歷史學家，實是難得，頗值提醒同道注意。

孫中山是英雄造時勢人物，古今來難得其人，最受世人看重，其生平志行，多已為學者反覆論述，區區小文，微不足道。

其四，我國外交官維護彈丸之地主權

談起彈丸之地，形容其小，世人習稱，不以為忤，即在外交上使用亦不算是錯。我國與外國建立外交一百餘年，凡外交官員，俱是一代菁英所聚，與科學家之在教育界俱是飽負才華，學識瞻博之士。以外交一門言，真是人才濟濟，絕少弱者。惟尚意外竟

有外交官把彈丸之地之新加坡稱為鼻屎大小，把粗鄙語言入於外交詞令，因有時論名家龔濟有文諷喻，看來此一外交辭令，至於此位高官有更醜陋的形容，不能入文字，勢將成為傳世奇談。

本文在此所談彈丸之地是在香港。香港面積自比新加坡大，却仍然算是彈丸之地。現在我所指又只是香港地區千分零點幾更小彈丸之地，那就是港人熟知的九龍城寨。

自 1894 年甲午中日之戰中國戰敗，隨之歐洲列強瓜分中國之聲群起頻傳，德、俄、英、法各占得沿海要津，世人俱知，不必細舉。而英國除占去威海衛之外，尚要求香港擴界，乃有租借新界土地九十九年之協議。惟清廷早年在此地區建有九龍城，為防禦海盜來犯，有綠營防兵駐紮九龍城，並設有九龍司巡檢一員、千總一員，在城中駐守。中英訂租借條約之中，載明既已借給新界，而九龍城內治權得繼續保持，同時九龍城內民人派兵出海，亦保留道路及碼頭停泊船艦。英方既得到新界土地，並未違約動九龍城。但在 1942 年日軍攻占香港全地，乃奴役當地居民把九龍城完全拆去，用來填海，即是後日之啟德機場之一部分。

1942 年日軍攻占香港，當時港督是楊慕琦（Mark Aitchison Young）被俘虜，日軍送他到東北作戰俘收容。及至後來日本投降，楊慕琦又回到港督本任。他復職不久，就恢復欺壓中國故態。有一段可收載入外交史的兩三位外交官為我國領土爭取主權

的史事，這三位外交官俱是外交部官員，主要是情報司司長何鳳山，其次為駐香港的外交特派員郭德華（他是我好友郭穎頤的父親，我在夏威夷大學與郭老伯相聚一年），第三位是歐洲司司長葉公超。鄙人簡化何鳳山先生日記如下：

1946 年 9 月 14 日，港府發言人宣示否認中國在九龍城的主權，引起國人普遍注意。次日〔15 日〕外交特派員郭德華謁見港督抗議，楊慕琦反問他是否有中國當局訓令，郭氏不猶豫的回答是有。至於南京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何鳳山見此嚴重消息，非常重視，立即約同歐洲司司長葉公超會簽，由何司長面呈王世杰部長批准。

在此須引舉何司長所記，以見真情：

我進去時，他〔指王〕告訴我：「我們與英國有諒解，所以應當慎重。」我道：「有何諒解我不知道，不過香港政府既如此申明，我們就非糾正不可。以往的西沙群島（Paracel Islands）可作為借鑑。」他聽了猶在遲疑。至此我不能再忍受的說：「國家領土的事，大事也。我固屬擔當不起，部長的責任尤大，更不能不了了之。」他提了筆，彷彿在賭氣似的，將文中某段圈掉後，立即予以批准。我為之鬆了一口氣。次日

〔17日〕在各報章上發表。（據何鳳山著，《外交生涯四十年》，頁201-202。）

何鳳山先生之書中特別影印出英文、中文報紙上文字，由中亦提到何鳳山。而簡明有力中文標題一句話就是：九龍城內治權，我國從未放棄。何先生尚有一點交代，就是此一公開聲明，英國大使並未作任何反應，證明中國佔理。

本文此次所叙四則史事，俱純為故事。敬請識家指教。

2014年8月14日
寫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

出版資訊



永不放棄—孫中山北上與逝世

編者：國史館、國立國父紀念館
2015年2月初版
DVD400元

本片論述孫中山先生於民國13（1924）年，自廣州到北京與段祺瑞政府共商國是，翌年病逝北京的背景與經過，以及他這次北上與逝世對日後國史發展的鉅大影響。製作團隊實地走訪臺灣、日本與中國大陸，蒐集一手史料並訪談專家學者，完成本片，藉以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生為了實現理想，盡瘁國事、永不放棄的意志與作為。

訂購詳見「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」
（頁291）